

【了如指掌·国学馆】

主编 龚鹏程



了如指掌

大师的国学课 16 宋词启蒙

▼ 薛砺若◎著



大师的国学课 16：宋词启蒙

薛砺若◎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词启蒙 / 薛砺若著.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1

(大师的国学课16. 了如指掌·国学馆)

ISBN 978-7-5392-7292-4

I. ①宋… II. ①薛… III. ①宋词—诗词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4328号

大师的国学课 16: 宋词启蒙

DASHI DE GUOXUEKE 16: SONGCI QIMENG

作者: 薛砺若

出品人: 傅伟中

策划: 周建森

组稿编辑: 万哲

责任编辑: 万哲

特约编辑: 孙明新

装帧设计: 了如指掌创意馆

出版: 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 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 330008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0

字数: 303千字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5392-7292-4

定价: 39.8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3-43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在前面

“了如指掌”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她有一个理想：力图以全球视野、中国眼光、当代立场，在古今中外的智慧宝藏中精选出一套中国公民人生必备的通识文库。鉴于“了如指掌”广泛的读者中必然有那些可以改变中国将来的年轻人，因而中国文化与传统也必然是这套文库的重中之重。于是便有了您手中的这套“大师的国学课”系列丛书。在编辑丛书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谨随钱穆先生的要求。他在其大作《国史大纲》中要求他的读者——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史不只可为鉴，亦是一种温醇的爱国情意。“了如指掌”国学馆之“大师的国学课”系列正是一套向钱穆先生致敬的丛书。个中精选都是大师们不故作艰深、不执高头讲义的作品，尤其适合年轻读者阅读。我们期望通过这些作品与广大读者一道，向中国的文化与传统致以温情的敬意。

——编者

149 | 第二章 天才的徽宗赵佶与最大女诗人李清照

157 | 第三章 一般作家

【第五编】宋词第四期

174 | 引言 政治环境的两大反映

176 | 第一章 颓废的诗人

187 | 第二章 愤世的诗人

208 | 第三章 柳永期的余波

【第六编】宋词第五期

230 | 引言

233 | 第一章 风雅派（或古典派）的三大导师

247 | 第二章 一般附庸作家

263 | 第三章 辛派词人

【第七编】宋词第六期

278 | 引言 本期词风的特征

280 | 第一章 南宋末期三大作家

289 | 第二章 一般附庸作家

302 | 第三章 哀时的诗人



目录

【第一编】总论

002 | 第一章 作家及其词集

010 | 第二章 宋词中所表现的一个宋代社会素描

025 | 第三章 宋词作风的时间分割

033 | 第四章 北宋与南宋词风的一般比较和观察

042 | 第五章 宋代乐曲概论

【第二编】宋词第一期

056 | 第一章 晏欧以前的作家

062 | 第二章 北宋初期四大开祖

074 | 第三章 一般作家

【第三编】宋词第二期

086 | 第一章 柳永时期的意义与五大词派的并起

111 | 第二章 一般作家

【第四编】宋词第三期

139 | 第一章 集大成的周邦彦



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作家及其词集

人人都晓得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国中古以后的诗歌上三个阶段。这“词”上冠一个“宋”字，就是表示词到两宋，正如赤日中天，娇花放蕊，前乎此者，尚未暨于纯熟自然之境，后乎此者，则又为余声末流，渐成绝响了。在两宋时期，我们可以看见那样风起云涌的词林巨擘，那样精邃繁缛的作风，使我们于惊叹之余，更深深地认识了词的义意与范围。

两宋时代在文学上的贡献，不是欧阳修等所倡导的八家派古文，不是黄庭坚等人所造成的江西诗派，而是当时及后来人所目为“诗余”，远不足与诗及古文分庭抗礼的一种“词”。这“词”虽非宋人的特创，然发扬光大，使形成为中国全部诗歌中最重要的一段者其功绩舍宋人莫属了。当时风气所播，无论是帝王、卿相、武夫、文士、方外、隐逸、名媛、歌妓，以及市会、走卒、野叟、村夫，都能制作几首歌曲，都能咏唱各种新调，他们肺腑中的真情、隐痛、欢愉，都由这种新体诗歌流露出来，所以词在两宋，不独能代表宋人的文学，且为宋人的灵魂。

因年远代隔，当时词家总集及专集，多已散失，明清人如毛晋、王鹏运、吴昌绶、朱祖谋、江标等，始将各人专集，汇集成书，或取宋元明旧本，重加审定，或东鳞西爪，勉成卷帙，比勘笺校，多瘁毕生精力为之，于

是宋元宏著，乃得复接吾人眼帘了。计毛氏所收宋人专集，凡六十一家，王氏共收三十八家，吴氏共收十八家，朱氏共收一百一十二家，江氏共收十家，去其复见者，约为一百九十九家，兹记录如后：

《宋徽宗词》

晏殊《珠玉词》

张先《张子野词》

范仲淹《范文正公诗余》

柳永《乐章集》

苏轼《东坡乐府》又名《东坡词》

刘焘《龙云先生乐府》

米芾《宝晋长短句》

韩维《南阳词》

贺铸《东山词》又名《东山寓声乐府》

陈师道《后山词》

张舜民《画墁词》

周邦彦《片玉词》又名《片玉集》又名《清真集》

谢逸《溪堂词》

晁端礼《闲斋琴趣外篇》

向镐《喜乐词》

吴则礼《北湖诗余》

王安中《初寮词》

汪藻《浮溪词》

吕渭老《圣求词》

王之道《相山居士词》

蔡伸《友古词》

廖行之《省斋诗余》

沈瀛《竹斋词》

潘阆《逍遥词》

欧阳修《六一词》又名《醉翁琴趣外篇》

晏几道《小山词》

范纯仁《忠宣公诗余》附上集内

王安石《临川先生歌曲》又名《半山老人词》

韦骧《韦先生词》

黄庭坚《山谷琴趣外篇》又名《山谷词》

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又名《淮海词》

张伯端《紫阳真人词》

毛滂《东堂词》

晁补之《琴趣外篇》

李之仪《姑溪词》

米友仁《阳春集》

谢薖《竹友词》

葛郊《信斋集》

黄裳《演山词》

陈克《赤诚词》

阮阅《阮户部词》

沈与求《龟溪长短句》

赵长卿《惜香乐府》

王灼《颐堂词》

葛胜仲《丹阳词》

杜安世《寿域词》

方千里《和清真词》

刘一止《苕溪乐章》

向子堙《酒边词》

曹勋《松隐乐府》

周紫芝《竹坡词》

赵端彦《介庵词》又名《介庵琴趣外篇》

朱翌《澠山诗余》

叶梦得《石林词》

李清照《漱玉词》

李纲《梁溪词》

朱敦儒《樵歌》

丘密《文定公词》

张孝祥《于湖词》

杨无咎《逃禅词》

周必大《平园近体乐府》

刘子翬《屏山词》

仲并《浮山诗余》

李流谦《澹斋词》

韩元吉《南涧诗余》又名《焦尾集词》

洪适《盘洲乐章》

王千秋《审斋词》

沈端节《克斋词》

曾协《云庄词》

程大昌《文简公词》

杨万里《诚斋乐府》

陆游《放翁词》又名《渭南词》

欧阳彻《飘然先生词》

京镗《松坡词》

陈亮《龙川词》

杨泽民《和清真词》

洪皓《鄱阳词》

张纲《华阳长短句》

程垓《书舟词》

赵师侠《坦庵词》

陈与义《无住词》

赵鼎《得全居士词》

李先《庄简公词》

胡铨《澹庵长短句》

李弥逊《筠溪词》

张元幹《芦川词》

侯寘《懒窟词》

葛立方《归愚词》

邓肃《栟榈词》

曹觐《海野词》

王以宁《五周士词》

张抡《莲社词》

史浩《鄮峰真隐大曲》又名《词曲》

王之望《汉滨诗余》

韩玉《东浦词》

李洪《芸庵诗余》

李吕《澹轩诗余》

王质《雪山词》又名《雪山诗余》

范成大《石湖词》

张继先《虚靖真君词》

陈三聘《和石湖词》

辛弃疾《稼轩词》又名《稼轩长短句》

高登《东溪词》

曹冠《燕喜词》
倪侗《绮川词》
姚述尧《箫台公诗余》
李石《方舟词》
林正大《风雅遗音》
杨冠卿《客亭乐府》
汪晫《康范诗余》
高观国《竹屋痴语》
刘过《龙洲词》
朱熹《晦庵词》
《张枢词》 附上集内
徐鹿卿《徐清正公词》
王迈《臞轩诗余》
吴渊《退庵词》
张榘《芸窗词》
李处全《晦庵词》
袁去华《宣卿词》
朱淑贞《断肠词》
黄机《竹斋诗余》
李公昂《文溪词》
吴泳《鹤林词》
姜特立《梅山词》
蔡戡《完斋诗余》
游九言《默斋词》
陈人杰《龟峰词》
李好古《碎锦词》
赵崇璠《白云小稿》
管鉴《养拙堂词》

朱雍《梅词》
吕胜己《渭川居士词》
葛长庚《玉蟾先生诗余》
刘学箕《方是闲居士词》
韩淲《涧泉诗余》
毛并《樵隐词》 又名《樵隐乐府》
姜夔《白石道人歌曲》 又名《白石词》
史达祖《梅溪词》
吴文英《梦窗词》
张镒《南湖诗余》
张辑《东泽绮语债》
汪莘《方壶诗余》
陈耆卿《笈窗词》
吴潜《履斋先生诗余》
吴儆《竹洲词》
黄公度《知稼翁词》
杨炎正《西樵语业》
卢祖皋《蒲江词》
程秘《洺水词》
徐经孙《矩山词》
洪咨夔《平斋词》
赵善括《应斋词》
郭应祥《笑笑词》
夏元鼎《蓬莱鼓吹》
许斐《梅屋诗余》
方岳《秋崖先生小稿》 又名《秋崖诗余》
赵孟坚《彝斋诗余》
王炎《双溪诗余》

卢炳《烘堂词》

洪璚《空同词》

欧良《抚掌词》

刘克庄《后村长短句》又名《后村别调》

柴望《秋堂诗余》

赵以夫《虚斋乐府》

陈著《本堂词》

牟巘《陵阳词》

卫宗武《秋声诗余》

冯取洽《双溪词》

黄公绍《在轩词》

彭老
李莱《龟溪二隐词》

汪元量《水云词》

汪梦斗《北游词》

赵必瑑《覆瓿词》

姚勉《雪坡词》

蒲寿晟《心泉诗余》

赵蕃老《拙庵词》

陈深《宁极斋乐府》

戴复古《石屏词》

黄昇《散花庵词》

魏了翁《鹤山长短句》

无名氏《章华词》

石孝友《金谷遗书》

王沂孙《花外集》又名《碧山乐府》

张炎《山中白云词》又名《玉田词》

周密《蘋洲渔笛谱》

陈允平《日湖渔唱》及《西麓继周集》

熊米《勿轩长短句》

陈德武《白雪遗音》

刘辰翁《须溪词》

家铉翁《则堂诗余》

何梦桂《潜斋词》

文天祥《文山乐府》

李曾伯《可斋词》

张玉《兰雪词》

蒋捷《竹山词》

以上各作家专集，互见于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清王鹏运《四印斋刻词》，吴昌绶《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朱祖谋《彊村丛书》，江标《灵鹫阁刻词》五大词集丛刊中。毛氏本为最早，然南北宋人多不案时代先后，校勘亦未能精审，惟其首刊此钜帙，于词坛上贡献亦甚伟异。王氏、吴氏志在传真，刊刻多依宋、元之旧。江氏仅得十家，数量为最少。五家之中以朱刻收集最宏，且校勘亦最工，惟所收者，或非专业词人之作，或仅汇集三五篇什成集，如阮阅《阮户部词》，沈与求《龟溪词》，刘子翬《屏山词》，

徐经孙《矩山词》，张舜民《画墁词》，游九言《默斋词》，均只四首，陈耆卿《笈窗词》，家铉翁《则堂诗余》，均只三首，吴渊《退庵词》，汪梦斗《北游词》，范仲淹《范文正公诗余》均只六首，他如朱翌、欧阳彻、杨万里、张枢、牟巘、陈深等人词均不过五七首，最多至九首，韦骘、张伯端、米芾、谢过、米友仁、曾协、李洪、周必大、汪晫、徐鹿卿、王迈、赵孟坚、柴望、卫宗武、赵崇璠、洪瑱等人词，约自十首至十九首不等，其范纯仁《忠宣公诗余》（附在范仲淹词集内）仅只一首。

近人海宁赵万里先生最精版本校勘之学，于上五家词刻之外，又辑得宋代作家五十六人词，刊于《校辑宋金元人词》中，除陈克《赤城词》，李清照《漱玉词》，辛弃疾《稼轩词丁集》，王迈《臞轩诗余》四家已见王朱等刻外（均较前辑精审），凡五十二家：

- | | |
|--------------------|--------------------|
| 宋祁《宋景文公长短句》共六首附录二首 | 张耒《柯山诗余》共六首 |
| 李元膺《李元膺词》共九首 | 舒亶《舒学士词》共四十八首附录一首 |
| 王诜《王晋卿词》共十二首附录二首 | 赵令畤《聊复集》共三十六首 |
| 晁冲之《晁叔用词》共十六首 | 王观《冠柳集》共十五首附录二首 |
| 僧挥《宝月集》共三十首附录四首 | 田为《泮讴集》共六首 |
| 万俟咏《大声集》共二十七首附录二首 | 曹组《箕颍词》共三十五首附录一首 |
| 蔡伸《浩歌集》共五首 | 沈会中《沈文伯词》共二十三首附录二首 |
| 陈欢《了斋词》共二十三首 | 赵君举《赵子发词》共十七首附录二首 |
| 王庭珪《卢溪词》共四十二首附录一首 | 吕本中《紫微词》共二十六首 |
| 孙道绚《冲虚词》共九首附录三首 | 康与之《顺庵乐府》共三十五首附录七首 |
| 刘仙伦《招山乐章》共二十七首附录一首 | 谢懋《静寄居士乐章》共十四首 |
| 刘镇《随如百咏》共二十六首 | 吴礼之《顺受老人词》共十七首附录一首 |
| 刘光祖《鹤林词》共十一首 | 马子严《古洲词》共二十七首 |
| 李洪等《李氏花萼集》共十三首附录二首 | 郑域《松窗词》共十一首 |
| 潘昉《紫岩词》共五首附录二首 | 陈造《江湖长翁词》共三首 |
| 李廷忠《橘山乐府》共十一首 | 宋自逊《渔樵笛谱》共七首附录一首 |

刘子寰《篁嶠词》共十九首
黄人杰《可轩曲林》共七首
韩偓《萧闲词》共六首
万俟卨之《郢庄词》共四首
赵汝茆《退斋词》共九首
翁元龙《处静词》共二十首
奚臧《秋崖词》共十首
周端臣《葵窗词稿》共五首
赵闻礼《钓月词》共十五首
邓剡《中斋词》共十二首

张侃《拙轩词》共四首
孙惟信《花翁词》共十一首
马廷鸾《碧梧玩芳诗余》共四首
翁孟寅《五峰词》共五首
李肩吾《蟪蛄词》共十首
谭宣子《在庵词》共十三首附录一首
张矩《梅渊词》共十二首
曹邕《松山词》共六首
袁易《静春词》共三十首
利登《碧涧词》共十首

赵氏本胡适之先生曾为作序，极加推崇，其校辑之精，远过前贤。并于毛、王、吴、朱等家所汇刊的各专集所未曾收入的佚词，又辑得若干首，类附于每人名后。

近人易大厂又汇刊《北宋三家词》，除舒亶《信道词》，曹组《元宠词》，已见赵本外，又得一家。

苏庠《后湖词》一卷

总计上面，共得词人凡二百五十六（李彭老、李莱老二人词合为一集，李洪弟兄五人词，亦合为一集），词集凡二百五十一。其他：原集已失，仅散见于各选本，尚无人为之编辑成集者；或其词仅附见于诗文集者；或仅存三五篇什，及零章断句者；或其词已只字无存，仅从别人记述中，知其曾为某词者；或其词虽盛传人口，而迄不知为何人所作者；若细为搜求，则两宋作家，何止千数？兹从宋、元、明、清及近代重要的选本，如曾慥《乐府雅词》，黄昇《花庵词选》，周密《绝妙好词》，赵闻礼《阳春白雪》，《草堂诗余》，《花草粹编》，杨慎《词林万选》，朱彝尊《词综》（附王昶补遗），《历代诗余》，张宗橐《词林纪事》，《全芳备祖》等，以及重要的丛

书本，如上面所举的毛、王、吴、江、朱、赵等家所刻词，并笔记、方志、小说、金石书画题跋、《永乐大典》内，共搜得可以考证的作家，（去其复见及名号两出者）约八百人。（可参阅拙著《两宋词人传略》）

在过去的选本，往往不注意作家的时代先后，随意采选，以致前后倒置，令人头目为之眩乱，如何能寻出一点流变演进的迹象，如何能得着一个明确的史的概念呢？即如《花庵词选》、《绝妙好词笺》、《词林纪事》、《历代诗余》诸书，虽曾略按时代先后，或曾附词人姓氏录于后，然亦未能十分精审正确；且为时三百余年，亦漫无时期上的划分，不独令检阅者茫无端倪，即文学史上的时间性与作家著述的时间，亦不能悉其流衍之迹，故作者另编有《两宋词人传略》，可用为本书之参考。至于本书分期所述各词人，其汇列的标准，完全以所居时代及生卒为断；遇有特殊情形时，则斟酌其享年的寿夭（如张先、姜夔、刘克庄等人均享寿逾八十以上，王雱早年即夭折，其个人生命的久暂，影响于文学史者甚大），得名的早迟（如晏殊以神童荐，欧阳修、苏轼等年过二十即登进士，张先四十一岁始登进士皆是，又如周紫芝暮年始登第，若以成名为断，则应列为南宋绍兴时间的作家了），著作的先后（如叶梦得词及其诗话等著作，多系晚年作品，故虽于北宋哲宗时即登进士第，而仍列在南渡初期中的），朋辈的观摹（如周邦彦与贺铸年相若，然因其著作有先后，故所与从游者，亦自不同了，又如晁端礼本为补之、冲之之叔，无论年龄行辈，均较其二侄为长，但因补之、冲之成名较早，且所与交游者，均为早一期的作家，故反列在伊叔端礼之上），因于汇列时，亦略有变通之处。

第二章 宋词中所表现的一个宋代社会素描

我们在研究宋词之先，且看一看它的时代背景。

宋初承五代纷乱之余，政治复归一统，其间历太祖、太宗之开疆肇业，仁宗之长期内治，其余泽所及，直至徽、钦被虏以前，中原未受干戈之扰，兵燹之祸者，凡一百七十余年，为中国历史所仅见，不可不为宋人称庆了。然因晏安日久，狃于承平国力寢以不振，于是遂启了异族窥伺的野心。在真宗、仁宗时，虽有西夏与辽的侵逼，但只在西北边疆的地方，宋人也还有相当的防御能力，所以并未感到外患的严重。直到公元一一一五年（宋徽宗政和五年）女真族完颜氏建国以后，情形为之顿变，以久处安乐的北宋民族，如何能抗拒此犷悍的新兴强敌？所以不到十年，卒致国都——汴京——为金人所陷落，帝后均为掳去。南渡以后，淮北尽失，仅偏安于江左一隅。后金虽受蒙古族的威胁，未能南侵，又苟延四五十年，然结果于金亡后亦为蒙古所覆灭。

计宋自赵匡胤篡周称帝（公元九六〇年），至元师陷崖山（公元一二七九年），约为三百二十年。在此三百余年中，由鼎盛而暨于式微，由昇平而遽遭乱离，由一统而渐成偏安，终至于覆亡，其间承平晏享之乐，异族侵袭之苦，故国河山之恸，中原糜烂之惨，所侵蚀于诗人胸臆，及影响于一般人之生活者，均可由全部宋词中寻其端绪，因为一横断的鸟瞰和分割，而为述之如下。

一 承平时代的享乐

北宋自开基至仁宗，休养生息，中原未尝少受兵燹乱离之祸，社会上一切都太平稳定，人人感到盛世熙攘之乐，上自宫庭、闾閻、显宦，下至名士、学者、市侩、妓女、武夫、走卒，以及隐逸方外之人，都能制作几首歌词，而那时的教坊（官家妓院）娼楼和妓院，更为这种风靡一世的新歌词的中心。^[1]所以歌妓之享盛名也较别的朝代多（南渡后此风仍未少替），如聂胜琼、苏琼、李师师、僧儿、严蕊等不独能煊赫一时，而且多能填词制曲，与文人相争胜。其中以师师^[2]的艳名为最著。她系汴京名妓，她不独倾倒了一般才子词人与王孙公子，连一个堂堂之尊的宋徽宗，竟不惜迁尊降贵，常微服夜幸其家；后来因感不便，竟从内宫通了一个潜道到她的家里。关于师师的轶闻艳事，散见于稗史杂录者，几乎不亚于开、天时代的杨妃与明皇，我们若读了周邦彦的《少年游》“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一首清倩的小调，我们可以想见一个风流自赏的天子和一个“浪漫少检”的词人，演出一段三角恋爱喜剧的韵事。

我们更取《宣和遗事》来一读，我们可以看见有这样一段的记载：

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词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贵，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

在这一段记载内，把当年太平盛世的景象，和宫庭的轶闻，给我们一个缩小的写照，这与徽宗的“凤帐龙帘紫嫩风，御座深翠金间绕”来写自家宫帟之绮丽，与“龙楼一点玉灯明，箫韵远，高宴在蓬瀛”写佳节之赏乐者，

[1] 因为当日每一曲成，多付乐部及此辈女子歌之，见于宋人的诗话与杂记者极多，故不另举例。

[2] 关于师师的事，可参看《贵耳录》、《宣和遗事》等类的宋人所撰的杂记及小说一类的书。